詩毛氏學

小雅六

甫田之什

甫田刺幽王也君子傷今而思古焉鄭曰刺其倉廩空虛政煩賦重農人失職○胡曰荀子云小雅不以於汙上自引而居下疾今之政以思往者其言有文焉其聲有哀焉注以用也言作小雅之人不爲驕君所用自引而疏遠也小雅多刺幽厲而思文武據此則所謂傷今思古者其誼出於荀卿知毛序源流甚古

倬陟角反彼甫田歲取十千我取其陳食我農人自古有年今適南畝滿以反或耘或耔黍稷薿薿魚起反攸介攸止烝我髦音毛士

倬明貌胡曰倬兼明大二義棫樸傳倬大也說文倬著大也○韓詩作菿云卓也甫田謂
天下田也孔曰齊甫田傳甫大也以言大田故謂爲天下田也十千言多也孔曰
十千者數之大成舉其成數故云十千言多也孫毓
曰詩賦之作非如記事立制必詳度量之數歲取十
千猶云萬億及秭言所在有大田皆有十千之收以
見天下皆豐○秖按凶歲減征豐年則如額取盈焉
王肅謂不繫於夫井非是尊者食新農夫食陳鄭曰倉廩有餘民得賒貰取食之所
以紓官之蓄滯亦使民愛存新穀自古者豐年之法如此耘除草也說文賴除苗閒穢也或作
耘耔雝本也說文耔雝禾本○廣雅薿薿茂也○鄭曰今者今成王之法也使農人之南畒
治其禾稼功至力盡則薿薿然而茂盛於古言稅法
今言治治田互辭○漢書食貨志后稷始甽田以二耜
爲耦廣尺深尺曰甽長終畮一畮三甽一夫三百甽
而播種於甽中苗生三葉以上稍壯耨隴草因墤其
土以附苗根故其詩曰或芸或芓黍稷儗儗芸除草
也芓附根也言苗稍壯每耨輒附根比盛暑隴盡平

而根深能風與旱故儗儗而盛也○陳曰介大也上息也言長大其黍稷休息其民人也猶下云介我黍稷穀我士女　烝進信南山同　髦俊也釋言文　治田得穀祁按治田而後黍稷大釋攸介得穀而後農務息釋攸止俊士以進鄭曰禮使民鋤作耘耔閒暇則以道藝相講肄以進其爲俊士之行○食貨志冬月餘子在於序室八歲入小學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始知室家長幼之節十五入大學學先聖禮樂而知朝廷君臣之禮其有秀異者移鄉學於庠序之異者移國學於少學諸侯歲貢少學之異者於天子學於大學命曰造士行同能偶則別之以射然後爵命焉

以我齊音資明音芒與我犧許宜反羊以社以方我田既臧農夫之慶音羌琴瑟擊鼓以御牙嫁反田祖以祈甘雨以介我稷黍以穀我士女

器實曰齊說文齍黍稷在器以祀者○孔曰春官注粢六穀也六穀皆爲器之實故曰器實曰

齊在器曰盛說文盛黍稷在器所以祀者也○孔曰據已盛於器也桓六年傳絜粢豐盛言爲穀則絜清在器則豐盛○馬曰古明與盛同義釋詁明成也釋名成盛也淮南注明盛也故傳箋皆以穀盛釋齊明○王引之曰左傳雞自憚其犧此宗廟牲通稱犧之證介葛盧聞牛鳴曰是生三犧是專稱牛之證詩以犧羊與齊明對此當指牛言社后土也昭二十九年傳后土爲社○戴震曰水土之神曰社周禮后土與社爲二而春秋傳曰后土則社者謂后土之官以配社者耳人官名后土非社后土方迎四方之氣於郊也陳曰月令立春之日天子迎春于東郊立夏迎夏南郊立秋迎秋西郊立冬迎冬北郊此四郊迎四方之氣四時之帝神皆與焉○胡曰此統言爲農禱祀祈報皆在其內如方迎氣于郊即合一歲之方祭言之不止爲秋成報功而已田祖先嗇也春官籥章凡國祈年于田祖吹豳雅擊土鼓以樂田畯鄭注田祖始耕田者謂神農也郊特牲蜡之祭也主先嗇而祭司嗇也注先嗇若神農者○鄭曰御迎也設樂以迎祭先嗇穀善也釋詁文○王肅

曰大得我稷黍以善我男女言倉廩實而知禮節也

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于輒反）彼南畝（滿以反）田畯（子峻反）至喜攘（如羊反）其左右（音以）嘗其旨否禾（去聲）易長畝終善且有（音以）曾孫不怒農夫克敏（音每）

鄭曰曾孫謂成王也饁饟饋也田畯司嗇今之嗇夫也○嚴引曹氏曰攘卻也謂田畯之官卻除其左右之從者而親嘗其旨否言其上下相親之甚也易治也孟子易其田疇長畝竟畝也○朱曰禾之易治竟畝如一而知其終當善而且多○何楷曰善者實穎實栗之美有者萬億及秭之饒

敏捷也文王同○陳曰言農夫能疾除其田則曾孫不怒也不怒者不待趨其耕耨

曾孫之稼（音古）如茨（徐私反）如梁曾孫之庾（羊主反）如坻（直基反）如京（音疆）乃求千斯倉乃求萬斯箱黍稷稻粱農夫之慶

音羌 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鄭曰稼禾也謂有藁者也 茨積也 鄭曰茨屋蓋也○孔曰傳非訓茨爲積也言其積聚高大如屋茨耳意與箋同 梁車梁也 孔曰孟子十二月車梁成梁謂水上橫橋有廣狹得容車渡則高廣者也故以比禾積蒹葭傳坻小渚也○ 京高丘也 定之方中同○大東傳箱大車之箱也○鄭曰於是求千倉以處之萬車以載之是言年豐收入踰前也○呂曰後二章皆述前二章之意三章述首章今適南畝勞農之事也四章述二章以御田祖祈福之事也

甫田四章章十句 朱曰賦也

大田刺幽王也言矜寡不能自存焉 鄭曰幽王之時政煩賦重而不務農事蟲災害穀風雨不時萬民饑饉矜寡無所取活故時臣思古以刺之○和按大田諸篇詩中並無刺意但慕想盛時形之歌詠而采風者以此詩人生於幽王危亂之世事事與詩之所言相反故知其辭

爲思古而意則傷今也孟子曰不以辭害志又謂誦詩必尚論其世正謂此等本此意以讀諸篇其意味乃愈深厚故知序說之萬不可廢也又即墨郑杲曰凡詩之刺其人蓋皆愛其人而欲救正之故方書之言刺其穴者所以已其疾也詩意欲得此人聞之非欲他人聞之也若抒憤懣爲深疾之辭豈刺之謂乎按鄭說至精明乎此則所謂陳古刺今者正欲諷今王以法古也後人憑臆論詩又不明刺義泥其辭以求之宜其紛紛多異說矣

大田多稼既種章勇反既戒既備乃事以我覃以冉反耜俶尺叔反載南畝播厥百穀既庭且碩曾孫是若

鄭曰大田謂地肥美可墾耕多爲稼可以授民者也將稼者必先相地之宜而擇其種季冬命民出五種計耦耕事修耒耜具田器此之謂戒是既備矣至孟春土長冒橛陳根可拔而事之覃利也陳曰覃讀爲剡爾雅剡剡利也郭注引詩作剡耜○朱曰庭俶始載事也○陳曰七月所云其始播百穀也

直也釋詁文○鄭曰若順也衆穀生盡庭直茂大成王於是則止力役以順民事不奪其時既方既皁徂九反既堅既好許九反不稂音郎不莠餘久反去其螟莫庭反螣徒得反及其蟊莫侯反賊無害我田穉音稚田祖有神秉畀炎火音毀

鄭曰方房也謂孚甲始生而未合時也實未堅者曰皁陳曰今艸木字俗作草草斗字俗作皁作皂○胡曰杼櫟之實名草斗謂其殼也引申之凡植物有莩甲者皆可稱皁○孔曰文在堅上故云實未堅曰皁稂童粱也下泉同○陳曰已成謂之莠不成謂之稂莠似苗也魏策幽莠之幼也似禾食心曰螟食葉曰螣說文引詩作蟘云蟲食苗葉者食根曰蟊說文作蠹食節曰賊釋蟲食苗心螟食葉蟘食節賊食根蟊○韓詩稺幼稼也說文稺幼禾也炎天盛陽也馬曰韓詩秉作卜卜云報也也釋詁卜予也卜畀猶付與天保詩卜

爾百福報以介福卜報皆予也○鄭曰螟螣之屬盛陽氣贏則生之今明君爲政田祖之神不受此害持之付與炎火使自消亾○孔曰四者以得陽而生故陽盛而爲害月令仲夏行春令百螣時起是陽行而生陽盛則蟲起消之則付於所生之本

有渰於檢反萋萋興雨祁祁巨移反雨于付反我公田遂及我私彼有不穫穉此有不斂穧才計反彼有遺秉此有滯穗音遂伊寡婦之利

渰陰雲貌從定本集注○陳曰渰陰雙聲陰雲黑雲也釋文又作弇呂覽作晻漢食貨志作黤萋萋雲行貌韓詩外傳說文皆作凄凄祁祁徐也釋訓文○鄭曰古者陰陽和風雨時其來祁祁然而不暴疾其民之心先公後私今天主雨於公田因及私田爾此言民怙君德蒙其餘惠○孟子引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爲有中田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公

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而後敢治私事所以別野人也○宣十五年穀梁傳古者三百步爲里名曰井田井田者九百畝公田居一私田稼不善則非吏公田稼不善則非民古者公田爲居井竈葱韭盡取焉○周禮注周制畿內用夏之貢法稅夫無公田邦國用殷之助法制公田不稅夫貢者自治其所受田貢其稅穀助者借民之力以治公田又使收斂焉○金榜曰小司徒九夫爲井之法遂人有十夫有溝之法地之險夷異形廣狹異數因地勢而制其宜凡不可井者濟以遂人法而地無曠土孟子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國中宮室多涂巷廣於遂人職爲宜是小司徒實與遂人聯事通職

秉把也陳曰秉把雙聲同義不穫穉未刈者也不斂穧刈而未斂者也遺秉謂連藁者滯穗謂去藁者○朱曰豐成有餘而不盡取又與鰥寡共之既足以爲不費之惠而亦不棄於地也○方苞曰利及寡婦即成周相保相受相救相賙之典法

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滿以反田畯至喜來方禋

音因祀以其騂黑與其黍稷以享以祀以介景福方墨反

禋按來方卽方來猶言將來也說文禋潔祀也田畯所以至喜者蓋見此黍稷茂盛將來禋祀之時可以供粢盛也括言享祀皆用黍稷不專指何祭騂牛也周禮草人騂剛用牛黑羊豕也

禋按騂黑本牲之毛色卽以爲牲之名騂專屬牛故以黑屬羊豕羊豕有黑少騂赤也周禮陽祀用騂牲陰祀用黝牲亦以騂黑竝言彼不分配此分配者必兼羊豕牲乃備也亦概括之辭

大田四章二章章八句二章章九句朱曰賦也

瞻彼洛矣刺幽王也思古明王能爵命諸侯焉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福祿如茨韎音末韐音閤有奭許力反以作六師

興也陳曰以洛水之盛興出軍之衆洛宗周溉浸水也孔曰崇周鎬京職方正西

曰雍州其川涇洛禹貢漆沮一名洛洛水與東都伊洛
別矣○漢地理志北地郡歸德洛水出北蠻夷中左
馮翊褱德禹貢洛水東南入渭雍州寖顏注褱德今
朝邑縣地○役曰雍州洛水豫州雒水其字分別
泱泱深廣貌孔曰喻王恩之深厚也○陳曰君子斥諸侯也甫田傳茨積也韎韐者
茅蒐染草也說文韎茅蒐染韋也一入曰韎○孔曰韎韐者衣服之名奭者赤貌傳解言赤
之由以其用茅蒐之草染之其草色赤故也一入曰韎韐孔曰爾雅一染謂之縓再染謂
之赬三染謂之纁此曰韎韐即縓也所以代韠也疏按芾韠韐散文則通皆謂蔽膝也對文
則有貴賤之殊巿韠一類韎韐一類其制亦小異說文巿韠也上古衣蔽前而已巿以象之天子朱巿諸
侯赤巿大夫蔥衡从巾象其連帶之形又云韠韐也所以蔽前以韋爲之下廣二尺上廣一尺其頸五寸
一命緼韠再命赤韠又云韐士無巿有韐制如榼缺四角爵弁服其色韎賤不得與裳同據許說韎韐爲
士服故士冠禮爵弁纁裳純衣緇帶韎韐是其證也本應服韠今以韎韐代者詩詠爵命諸侯首章據其

始來謙服士服言之也白虎通引韓詩內傳世子容受爵命服士服詩曰韎韐有奭是毛韓義同韎赤黄之間色韎也赤也今曰有韎言彼韎者將煥然更新矣○王夫之曰諸侯而用士服者殷人五十而後爵周大夫四十而後爵諸侯終喪入見而後爵白虎通世子受命衣士服謙不敢自專也鄭箋所謂諸侯世子除三年之喪士服而來是已特謂以祭服臨戎於義未協此詩下二章不及征伐之事天子六軍陳曰周禮夏官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爲軍王六軍襄十四年傳周爲六軍穀梁傳古者天子六師是六師即六軍也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此周之軍法乃統四郊都鄙萬民卒伍用之六軍不盡出於六鄉遂人注遂之軍法追胥起徒役如六鄉是六遂有軍也縣師若將有軍旅會同田役之戒則受灋於司馬以作其衆庶及馬牛車輦會其車人之卒伍稍人掌令邱乘之政令若有會同師田行役之事則以縣師之灋作其同徒輦輦帥而以至是稍縣鄙皆有軍也采地制井田小都卿之采地大都公之采地公卿采地之外皆有公邑鄉遂無井田出師人數亦可充卒而軍半

出於都鄙詩曰我出我車于彼牧矣此之謂也○王夫之曰此言六師猶言萬乘謂其佐天子以振天下之治耳下言家室家邦未及天子亦明此爲天子錫命諸侯之辭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鞸音裨琫音捧有珌音必君子萬年保其家室

鞸容刀鞸也說文鞸刀室也削鞸也段注鞸之言裨也刀室所以裨護刀者○方言劍削自河而北燕趙之間謂之室自關而東謂之廓或謂之削自關而西謂之鞸琫上飾說文佩刀上飾也段注琫之言奉也刀本曰環人所捧握也其飾曰琫珌下飾也說文佩刀下飾也段注珌之言畢也刀室之末其飾曰珌○陳曰上下自全刀言之琫在鞸上鞸在琫下珌在鞸末凡刀劍以手所執爲上有珌言鞸琫而又加珌也天子玉琫而珧音遙珌說文琫下云天子以玉諸侯以金珌下云天子以玉○馬曰珧蓋瑤之假借爾雅釋文愮本作佻䍃兆古同音通用瑤與玉異名而

同物公劉詩維玉及瑤鞞琫容刀○䄍按說文於珌下旣云天子以玉則珧蜃甲也之下不應引禮佩刀諸

天子玉琫而珧珌自相歧異當是淺人不知詩傳之珧卽瑤故妄移說文瑤下之文於珧以就之

侯璗徒黨琫而鏐蚪音珌說文璗金之美者與玉同色

孔曰釋器黃金謂之璗其美者謂之鏐大夫鐐音遼鏐定本及集注皆以珌璆字从玉恐非也

而鏐珌釋器白金謂之銀其美者謂之鐐○馬曰正義云定本集注大夫鏐珌恐非也是正義作

鐐琫而士珕力計反

鐐珌矣

琫而珕珌說文珕蜃屬禮佩刀士珕琫而珧珌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福祿旣同君子萬年保其家邦

䄍按旣同言上下同其福祿此河山帶礪之銘也謂宜萬年保其家邦乃宣王中興一傳而家室之禍如此居亂而追述隆盛時事流連慨慕有餘痛焉不必於詩中別求刺意

瞻彼洛矣三章章六句

裳裳者華刺幽王也古之仕者世祿小人在位則讒諂勑檢反竝進棄賢者之類絕功臣之世焉孔叢子於裳裳者華見古之賢者世保其祿也○胡曰詩祇言賢者德行才藝似其先人以見不可棄絕小人以下乃推言所以援古刺今之由

裳裳者華其葉湑思敘反兮我覯之子我心寫音瀉兮我心寫兮是以有譽處兮

興也陳曰以華葉之盛喻賢者功臣世澤之茂盛裳裳猶堂堂也陳曰說文闉闉盛貌與堂堂同滑盛貌陳曰華葉皆有盛義滑猶滑滑也之子孫世祿者三章傳以之子棄駱爲世祿此其義矣蓼蕭我心寫兮傳輸寫其心也○祁按魯語注處名也譽處猶譽名也

裳裳者華芸其黄矣我覯之子維其有章矣維其有章矣是以有慶矣音羌

芸黄盛也鄭曰華芸然而黄○胡曰老子夫物芸芸注芸芸華葉盛貌是芸爲草木盛之通稱詩連黄言之故傳以爲黄盛○蘇曰君子之有文粲然如華之盛

裳裳者華或黄或白我覯之子乘其四駱音洛乘其四駱六轡沃若

言世祿也陳曰或有也華之黄白俱盛四牡傳白馬黑鬣曰駱四駱六轡是世祿之所乘故傳即依序言古之仕者世世祿作釋也○謝枋得曰愛其人見其車馬之盛亦喜之

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音以之右之君子有音以之維其有之是以似之

左陽道朝祀之事孔曰左陽道謂嘉慶之事右陰道喪戎之事孔曰右陰道謂憂凶之事天下之事大總不過吉凶故舉左右以目之○陳曰成十三年傳國之大事在祀與戎荀子吉事尚尊喪事尚親逸周書吉禮左旋順天以立本武禮右旋順地以利兵老子吉事尚左凶事尚右竝與傳訓略同說苑詩曰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傳曰君子者無所不宜也是故韠冕厲戒立於廟堂之上有司執事無不敬者斬衰裳苴絰帶立於喪次賓客弔唁無不哀者被甲纓冑立於桴鼓之閒士卒莫不勇者故仁足以懷百姓勇足以安危國信足以結諸侯强足以拒患難威足以率三軍故曰爲左亦宜爲右亦宜爲君子無不宜者此之謂也劉子政所引傳或出魯詩傳其釋君子朝祀喪戎無不得宜與毛詩義正合蓋有者有此宜也故下文但接有之句而言○荀子引此詩而釋之曰此言君子能以義屈信應變也

似嗣也陳曰傳讀似爲嗣者言古君子有是美德是以嗣爲世官也襄三年傳祁奚請老晉侯問嗣焉祁奚卽舉子午羊舌職死又舉職之子赤於是晉侯使祁午爲中軍

尉羊舌赤佐之君子謂祁奚能舉善唯善故能舉其類詩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案此上文言問嗣其下卽引此詩則詩之似正訓作嗣以美祁奚能舉善嗣其官職卽是不廢世祿之類毛正本左傳以立訓也

裳裳者華四章章六句

桑扈刺幽王也君臣上下動無禮文焉李樗曰此詩徒見稱美古人之德何以知其爲刺故李祭酒云楚茨大田之什竝陳成王德之善行露汝墳之篇皆述紂時德之惡汝墳爲王者之風楚茨爲刺過之雅大師曉其作意知其本情故也又曰觀幽王之詩如賓之初筵見其君臣宴飲之閒傲慢失禮無所不至此桑扈所以刺之也若先王之時湛露燕同姓皆恭儉無有失禮則燕羣臣可知故以湛露觀之則知桑扈之思古以賓之初筵觀之則知桑扈之傷今

交交桑扈有鶯於耕反其羽君子樂胥受天之祜

興也小宛交交桑扈傳交交小貌桑扈竊脂也鶯然有文章陳曰總釋兩鶯字以明取

與之義言桑扈之羽翼首領皆有文采可觀以喻臣下舉動有禮文合下章而釋之也鶯是形容羽領之美稱胥皆也釋詁文○孫毓曰與天下皆樂樂之大者○昶按樂胥卽胥樂之倒文猶言樂與人同也○新書禮篇詩曰君子樂胥受天之祜胥相也祜大福也夫憂民之憂者民必憂其憂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與士民若此者受天之福矣

交交桑扈有鶯其領音頸君子樂胥萬邦之屏玉篇引詩傳領頸也屏蔽也陳曰屏蔽雙聲玉藻諸侯之於天子其在邊邑曰某屏之臣屏亦蔽也

之屏之翰讀榦百辟惟憲不戢莊立反不難乃多反受福不那

翰榦釋詁文○陳曰之猶是也言也屏是翰也成十三年傳孟獻子曰禮身之榦也襄三十年傳鄭子皮曰禮國之榦也是其義憲法也釋詁文○陳曰辟君也百辟謂外諸侯○昶按申言何以

能屏翰以其動而有禮故可爲法於民矣所謂其儀不忒正是四國也 戢聚也 釋詁文○䄵按精神斂聚所以爲敬 不戢戢也 朱曰不戢蓋曰豈不斂乎古語聲急而然也後放此 不難難也 馬曰難讀爲戁說文戁敬也○䄵按難與戢同義故傳不釋 那多也 釋詁文 不多多也 王安石曰動不以禮非所以受福故戢而難然後受福多也

兕徐履反觥古橫反其觩音虯旨酒思柔彼交匪敖五報反萬福來求

朱曰觩頌作捄穀梁傳作斛與此字同○陳曰釋文觩或作斛說文斛角皃引詩有斛其角作捄者借字○馬曰說文腬嘉善肉也字通作柔詩無不柔嘉柔亦嘉也又通擾書擾而毅史記作犪犪卽擾之本字說文犪牛柔謹也廣雅犪柔也善也是亦柔善同義之證思爲語詞旨酒思柔猶云飲酒孔嘉○臧琳曰論語惡徼鄭本作絞徼絞古通毛作交蓋絞之省假漢志引左傳匪傲匪敖應劭注言在位不傲訐不倨傲

也與趙孟引詩作匪不作彼正同○胡曰匪彼二字古通用此詩義當作匪緜衣兕觥其觩四句與此詩文義相同匪交匪敖當與彼不吳不敖一例耳○王引之曰求讀為逑聚也謂福祿來聚○成十四年傳衛侯饗苦成叔甯惠子相苦成叔傲甯子曰苦成家其亡乎古之為享食也以觀威儀省禍福也故詩曰兕觥其觩旨酒思柔彼交匪敖萬福來求○襄二十七年傳鄭伯享趙孟于垂隴公孫段賦桑扈趙孟曰匪交匪敖福將焉往若保是言也欲辭福祿得乎○陳曰不交敖為求福之道左兩釋詩同意與毛詩序合傳

桑扈四章章四句 顧鎮曰此篇之序不言思古其詩皆陳古王者之事大抵序詩者主於發明詩人之意有序所言而詩無之者詩意未盡故也有詩所言而序無之者詩意自顯故也學者要以是觀之

鴛於袁反鴦於岡反 刺幽王也思古明王交於萬物有道

自奉養有節焉鄭曰交於萬物有道謂順其性取之以時不暴夭也

鴛鴦于飛畢之羅之君子萬年福祿宜魚何反之

興也鴛鴦匹鳥鄭曰匹鳥言其止則相耦飛則爲雙性馴耦也大平之時交於萬物有道取之以時胡曰用序語爲傳若謂序多毛公所爲則傳中所已言不應又襲之而爲序也於其飛乃畢掩而羅之鄭曰此交萬物之實也而言興者廣其義也獺祭魚而後漁豺祭獸而後田此亦皆其將縱散時也○孔曰鴛鴦即是萬物之一而傳以爲興者欲廣其義故也經已言鳥又舉魚獸可以兼諸水陸矣此豺獺祭時魚獸成就皆是魚獸放縱分散之時故於是可取之釋器鳥罟謂之羅月令羅網畢翳注罔小而柄長謂之畢畢以掩兎亦可取鳥○馬曰說文宿止也弋不射宿謂不射止鳥說文惟繳射飛鳥也是其證傳以掩鳥於其飛不於其止見明王交於萬物之有道○鄭曰君子謂明王也交於萬物其德如是則宜壽考受福祿也

鴛鴦在梁戢側立反其左翼君子萬年宜其遐福

言休息也鄭曰梁石絕水之梁戢斂也鴛鴦休息於梁斂其左翼以右翼掩之自若無恐懼○蘇曰惟俟其飛而後取故其在梁者戢翼而安○范處義曰所謂弋不射宿以言其仁○陳曰右掩左雄左掩右雌釋鳥文也鴛鴦匹鳥雌雄相休息戢左翼者言雄以眩雌也○和按鳥若振羽而飛則翼之左右掩者不可別今曰戢左翼是善狀物情以見其不飛云爾

乘繩證反馬在廄音救摧音崔之秣之君子萬年福祿艾之

摧莝采租反也鄭曰摧今莝字也○陳曰說文莝斬芻韓詩莝委也委即萎字毛韓字異義同○胡曰摧莝古今字毛詩古文作摧韓詩今文作莝毛以今字釋古字所以明假借也鄭恐人誤爲訓詁故申之　秣粟也諸文作䬴二云食馬穀也○胡曰秣本以粟食馬之名因而食馬之粟即謂之秣古訓多此例韋注吳語秣粟也正用毛傳○鄭曰古者明王所乘之馬繫於廄無事則委之以莝有事乃

與之穀言愛國用也以興於其身亦猶然○陳曰大宰以九式均節財用七曰芻秣之式鄭注芻秣養牛馬禾穀也周公制禮以養馬芻秣之事定爲國家均節財用之式與詩義正同南山有臺艾養也同○鄭曰明王愛國用自奉養之節如此故宜久爲福祿所養也

乘馬在廏秣之摧之君子萬年福祿綏之

陳曰綏安也上言艾此言綏艾綏猶南山有臺之艾保也○孔曰交於萬物有道卽上二章是也自奉養有節下二章是也

鴛鴦四章章四句

頍丘弭反弁諸公刺幽王也暴戾無親不能燕樂同姓親睦九族孤危將亾故作是詩也嚴曰幽王之時亂亾已迫而不自知族人與國同休戚深竊憂之而王疏遠宗族無由進其忠告遂作此詩因王不宴樂同姓藉以爲辭而告

以禍敗之戒非欲王宴樂之也是時驪山之禍將作幽王方且飲酒無度詩人豈復勸之哉國風小雅多寓意於言外或意雖形於言而優柔紆餘讀者不覺也讀詩與他書別唯涵泳浸漬乃得之

有頍者弁實維伊何爾酒既旨爾殽既嘉音賀豈伊異人兄弟匪他同佗蔦可了反與女蘿力多反施以鼓反于松柏未見君子憂心奕奕既見君子庶幾說懌

興也曾釗曰首章實維伊何二章實維何期與三章實維在首相應言皮弁何爲尊實維託於首諸公何爲尊亦以託於王耳此興之義也頍弁貌陳曰釋文頍著弁貌王肅云戴頍頍然之弁著弁卽戴弁說文頍舉頭貌舉頭與戴弁義同弁皮弁也孔曰弁者冠之大名爵弁則士之祭服韋弁則服以卽戎冠弁則服以從禽唯皮弁上下通服之○鄭曰言王當所與宴者豈有異人疏遠者乎皆兄弟與王無他言至親蔦寄生也馬曰說文蔦寄生艸也或作樢蓋寄生雖生於木其質則

草故廣雅釋草既云寄屑寄生也釋木又云宛童寄生樢也女蘿菟絲松蘿也釋草唐蒙女蘿女蘿菟絲○陳曰桑中傳唐蒙菜名不謂女蘿此傳本爾雅文疑毛所見爾雅與今本或異○胡曰呂覽云人或謂菟絲無根菟絲非無根也其根不屬也伏苓是淮南云千年之松下有伏苓上有菟絲然則菟絲爲伏苓之蔓施於松上故又謂之松蘿喻諸公非自有尊託王之尊鄭曰託王之尊者王明則榮王衰則微刺王不親九族孤特自恃不知己之將危亡也奕奕然無所薄也釋訓憂也○孔曰奕奕憂之狀憂則心遊不定故爲無所薄○鄭曰君子庶幾幽王諸公未得見幽王之時懼其將危亡己無所依怙故憂而心奕奕然言我若已得見幽王諫正之則庶幾其變改意解懌也

有頍者弁實維何期音其爾酒既旨爾殽既時豈伊異人兄弟具來音釐蔦與女蘿施於松上未見君子憂心怲怲

比郎反既見君子庶幾有臧

釋文期本亦作其○鄭曰何期猶伊何也期詞也時善也廣雅同怲怲憂盛滿也說文引詩云憂臧也爾雅亦同臧善釋詁文

有頍者弁實維在首爾酒既旨爾殽既阜豈伊異人兄弟甥舅如彼雨雪先集維霰蘇薦反死喪無日無幾相見樂酒今夕君子維宴

鄭曰阜盛也謂吾舅者吾謂之甥○陳曰兄弟謂諸公也宴同姓而必及甥舅者禮記王若與族宴則異姓爲賓霰暴雪也鄭曰將大雨雪始必微溫雪自上下遇溫氣而摶謂之霰久而寒勝則大雪矣○歐陽曰詩之意見其九族離心知必亡國如有霰下知必有雪○胡曰廣雅暴猝也猝起者謂之暴引伸之凡初起者亦謂之暴暴雪謂將有大雪其初猝然而下者必霰也○馬曰釋文霰消雪也爾雅

說文皆云雨霓爲霄雪霓霰同字霄之言消霰之言散皆取易於消散之義說文又曰稷雪埤雅曰米雪

釋名曰霰星也冰雪相搏如星而散則皆言其形也

嚴曰上二章其辭猶緩末章言國亾無日族人縱得見王其能幾乎當急與族人飲酒相樂於今夕蓋王今雖宜宴而已天下之事無可爲惟須飲耳其辭甚迫豈眞望王宴樂之哉

見謂見王也君子指王

頍弁三章章十二句

車舝(胡瞎反) 大夫刺幽王也褒姒嫉妬無道並進讒巧敗國德澤不加於民周人思得賢女以配君子故作是詩也

閒關車之舝兮思孌(力兗反)季女逝兮匪飢匪渴德音來括(古闊反) 雖無好友(音以)式燕且喜

與也昶按見車舝之閒關思得賢女乘之而來非賦實事故以爲興

閒關設舝貌阮福曰說文舝車軸耑鍵也段注許意謂舝轄同也舝必行而後設閒關二字疊韻荀彧傳論荀君乃越河冀閒關以從曹氏注閒關猶展轉也蓋車之設舝則婉轉如意動而不息故以爲展轉

孌美貌陳曰思語詞與思齊大任思媚周姜句例相同美有美德者也

季女謂有齊季女也采蘋文○陳曰古之將嫁女者必先禮之於宗室此季女亦是將嫁之女逝謂往嫁之也○昶按傳引采蘋詩以釋思孌二字有齊莊之容故曰美貌

括會也君子于役同○陳曰會讀如媒氏令會男女之會猶作合也言季女有此德音是宜與我王作合也○朱曰匪飢也匪渴也望其德音來括而心如飢渴耳雖無他人亦當宴飲以相樂也○昶按序言褒姒嫉妒無道並進讒巧敗國是當時無道讒巧之人充列內外古詩人思得淑女配君子以正宮闈之治凡宴必有賓友曰雖無好友乃虛擬謙辭文法當爾然亦所以規諷之也白虎通嫁娶篇閨閫之內衽席之上朋友之道也得賢女則能如賓如友矣

依彼平林有集維鷮音驕辰彼碩女令德來教式燕且譽

好爾無射音序

依茂木貌陳曰依猶依依也采薇韓詩傳依依盛貌茂與盛義相近平林林木之在平地者也說文平土有叢木曰林从二木鷮雉也釋鳥文○說文鷮長尾雉走鳴○昶按平林茂木鷮且集焉以與宮闈內不可無碩女也辰時也東方未明同○陳曰時讀如男女得以及時之時○黃佐曰來教即贊內治意○列女傳夫人遽從東廂謂敞曰此國之大事君侯不疾應先事誅矣君子謂敞夫人可謂知事之機者矣詩云辰彼碩女令德來教此之謂也○鄭曰射厭也○昶按爾者爾王與賢女也有此令德則民愛好之永不忘矣

雖無旨酒式飲庶幾雖無嘉殽式食庶幾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

孔曰人之飲食必樂其旨嘉今喜而用之故不待旨嘉○祖按女女萬民也序刺幽王嬖褒姒德澤不加於民故周人思得賢女配王以令德來教此章言賢女果得配王雖不加德澤於民民猶歌且舞之甚言其欲得之切也○昭二十六年傳晏子曰陳氏雖無大德而有施於民豆區釜鍾之數其取之公也薄其施之民也厚公厚斂焉陳氏厚施焉民歸之矣詩曰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陳氏之施民歌舞之矣

陟彼高岡析（星歷反）其柞（子洛反）薪析其柞薪其葉湑兮鮮我覯爾我心寫（想羽反）兮

讀詩記引陳氏曰析薪者以喻昏姻善乎我得見爾賢女則心輸寫而無所憂矣○陳曰裳裳者華傳湑盛貌漢廣綢繆南山皆以刈薪束薪析薪喻嫁娶柞木名可爲薪秦人謂柞爲櫟

高山仰（卬聲）止景行行止四牡騑騑六轡如琴覯爾新昏以慰我心

景大也小明同〇朱曰景行大道也〇歐陽曰六轡如琴者調和車馬往迎之如首章車舝也〇祖按表記小雅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子曰詩之好仁如此韓詩外傳子曰夫高比所以廣德也下比所以狹行也比於善者自進之階比於惡者自退之原也詩不云乎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吾豈自比君子哉志慕之而已表記所謂好仁外傳所謂志慕之皆與毛序合高比廣德謂仰止高山下比狹行謂不行大道亦與毛訓景爲大合又列女傳賢人之所以成者其道博矣非特師傅朋友相與切磋也妃匹亦居多焉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言當常嚮爲其善也劉子政習魯詩其說此詩與毛序無異

慰安也說文同〇鄭曰我得見女新昏如是則以慰除我心之憂也新昏謂季女〇孔曰憂除則心安非是異於傳也〇方苞曰衆人皆以閨房爲宴私狎暱之所不知女子之德必如高山之可仰景行之可行然後可以寄內治成夫德男子如此則僻而傷恩暱而廢禮者亦鮮矣

車舝五章章六句昭二十五年傳昭子賦車轄注詩小雅周人思得賢女以配君

子昭子將爲季孫迎宋公女故賦之

青蠅餘仍反大夫刺幽王也

營營青蠅止于樊音煩豈弟君子無信讒言

興也鄭曰興者蠅之爲蟲汙白使黑汙黑使白喻佞人變亂善惡也營營往來貌胡曰說文言部引作營云小聲也或出三家若爻部䶂部所引則又從毛蠅飛則有聲但言往來而其聲自見足知毛義之簡而精樊藩也釋言文○說文引此作棥訓同○胡曰藩籬閉穢惡所聚青蠅之所長集必有以引之而後營營者至於迫近與讒人卑近之流所處汙下必有隙可乘而後能用其交構故首戒以無信讒言也○陳鵬飛曰讒言多由持心傾險而後入故願君子持心樂易也○襄十四年傳范宣子將執戎子駒支駒支辭訖賦青蠅而退宣子辭焉使即事于會成豈弟也

營營青蠅止于棘讒人罔極交亂四國古逼反

鄭曰極猶已也○嚴曰讒言無有窮極豈特近者不安雖四國之遠亦以交亂

營營青蠅止于榛上巾反 讒人罔極搆我二人

榛所以爲藩也孔曰藩以細木爲之曰榛所以爲藩明棘亦然互相足也○鄭曰搆合也合猶交亂也○彭汝曰讒人指虢石父四國指申繒諸國二人卽指王與后也○魏源曰易林青蠅集藩君子信讒害賢傷忠患生婦人又云青蠅汚白恭子離居夫幽王聽讒莫大於廢后放子而此曰患生婦人則明指褒姒矣恭子離居用申生恭世子事明指宜臼矣

青蠅三章章四句 袁孝政注劉子曰魏武公信讒詩此詩與賓之初筵相屬當爲衛武公之誤

賓之初筵衛武公刺時也幽王荒廢媟息列反 近小人飲酒無度天下化之君臣上下沈湎莫衍反 淫液音亦 武

公既入而作是詩也鄭曰入者入爲王卿士○韓詩序衛武公飲酒悔過也○朱鶴
齡曰若祗是悔過當與衛風淇澳爲類矣序云刺時
也武公不敢斥言王惡借悔過以刺之○姜炳璋曰
以刺時之意爲自悔之辭猶微子言紂惡而云我沈
湎于酒也○昶按武公入相在平王之世其時淫湎
成風故武公作詩以刺時序特推原其風
自幽王始非謂武公作詩追刺幽王也

賓之初筵左右秩秩籩豆有楚殽核維旅音魯酒既和旨
飲酒孔偕音几鍾鼓既設舉醻逸逸大侯既抗弓矢斯張
射夫既同獻爾發功發彼有的都洛反以祈爾爵

秩秩然肅敬也韓詩言賓客初就筵之時賓主秩秩然俱謹敬也○陳曰燕禮主席在東
賓筵在西左右猶東西也楚列貌士冠禮籩豆有楚鄭注楚陳列之貌殽豆實也陳曰
生民傳豆薦葅醢也葅醢置於豆中故豆實謂之肴核加籩也陳曰加籩者廣庶品也於豆言

實於籩言加互詞　旅陳也釋詁文○陳曰豐年傳皆偏也偕與皆同逸逸往來次序也禮記燕義獻君君舉旅行酬而后獻卿卿舉旅行酬而後獻大夫大夫舉旅行酬而後獻士士舉旅行酬而後獻庶子○陳曰疇亦作酬燕禮於獻士後行射大射則卿舉旅後卽行射逸逸猶繹繹也楚茨傳東西爲交邪行爲錯所謂往來次序也大侯君侯也鄭曰周禮梓人張皮侯而棲鵠天子諸侯之射皆張三侯故君侯謂之大侯大侯張而弓矢亦張節也　抗舉也陳曰梓人祭侯之辭故抗而射女鄭注抗舉也張也義與傳同有燕射之禮胡曰射義古者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禮故大射儀未射以前節次皆與燕禮略同而燕禮云若射則大射正爲司射是燕禮容有不射而射禮無不燕者此謂大侯者凡人君以禮燕皆設之非專指王以息燕之射○祁按鄭箋射禮有三有大射有賓射有燕射將祭而射謂之大射下章言烝衎烈祖其非祭與孔疏遂分毛謂燕射鄭爲大射諸家辨析益繁其實皆自生糾葛無當要恉也武公飲酒悔過此章言賓射燕射飲酒之正禮重在燕不重

射也下章言祭祀大射飲酒之正禮亦重燕不重祭與射也○鄭曰射夫衆射者也獻猶奏也既比衆耦乃誘射射者乃登射各奏其發矢中的之功 **的質也** 鄭曰發發矢也射者與其耦拾發○孔曰鄭衆馬融皆云十尺爲侯四尺曰鵠二尺曰正四寸曰質則以爲侯皆一丈鵠及正質於一侯之中爲此等級王肅又引爾雅射張皮謂之侯侯中者謂之鵠鵠中者謂之正正方二尺也正中謂之槷槷方六寸也槷即質也此肅意唯改質爲六寸餘同鄭馬也 **祈求也** 射義孔子曰射者何以射何以聽循聲而發發而不失正鵠者其唯賢者乎若夫不肖之人則彼將安能以中詩云發彼有的以祈爾爵祈求也求中以辭爵也酒者所以養老也所以養病也求中以辭爵者辭養也○朱曰此章言因射而飲者初筵禮儀之盛

籥舞笙鼓樂既和奏烝衎苦旦反烈祖以洽百禮百禮既至音質有壬有林錫爾純嘏古聲子孫其湛甚聲其湛曰樂各

奏爾能音而賓載手仇音求室人入又音怡酌彼康爵以奏爾時

秉籥而舞孔曰簡兮云左手執籥右手秉翟是執籥以舞也與笙鼓相應孔曰與吹笙擊鼓音節相應○鄭曰殷人先求諸陽故祭祀先奏樂滌蕩其聲也烝進衎樂烈美洽合也奏樂和必進樂其先祖○王安石曰先王用酒常以祭祀有大禮斯有大樂以和之籥舞笙鼓有備樂也百禮既洽有備禮也○愚按鄭補毛義毛不云祭者以烝衎烈祖之文易曉也諸家述毛以此章為燕射首二句為射時之樂皆強生分別百禮既至讀如樂記樂至則無怨禮至則不爭之至彼注云至猶達也行也

壬大林君也皆釋詁文○王引之曰君當讀羣爾雅林蒸訓為君又訓為衆其義一也○馬曰壬林承上百福言有壬狀其禮之大也有林狀其禮之多也嘏大也釋詁文○陳曰純嘏古語純亦大也○愚按方言湛安也子孫其湛子孫其安也家元伯先生曰鄉射禮有司請射賓對曰某不能

爲二三子許諾是古以善射者爲能則知詩言各奏爾能謂射也手取也胡曰手本所以取物因而凡取卽謂之手古人言手弓手劍卽取弓取劍也呂記引王氏曰賓黨射則手敵主黨射則又手敵邱氏曰手敵對手之耦也室人主人也孔曰言室人以對賓故云室人主人主人請射於賓賓許諾自取其匹而射陳曰此釋賓載手仇句大射儀司射適次請射遂比三耦命上射曰某御於子命下射曰子與某子射卒遂命三耦取弓矢于次鄭注次若今時更衣處張幃席爲之司射命於君故直謂主人請射而賓自此以比耦也主人亦入于次又射以耦賓也陳曰釋經室人入又句○胡曰大射儀燕畢徹俎說屨安坐之後若命曰復射司射命射唯欲注云欲者則射不欲者則止可否之事從人心也蓋前此三射皆司射請射有司比耦此云命射唯欲則可自取其耦不必與正射同又天子諸侯燕禮射禮以膳夫宰夫爲主人前此正射君與賓爲耦此時宰膳之屬可請射於賓亦入於次又射以耦賓也酒所以安體也胡曰

傳訓康爲安則知毛以此射指升坐安燕後之復射而言矣時中者也胡曰大射儀坐燕復射之後亦如燕禮有無筭爵酌以之公命所賜則非如前此射爵雖中者亦當與於飲矣○朱曰此言因祭而飲者始時禮樂之盛如此也○歐陽曰前二章略陳飲酒必賓主秩秩然肅恭至於籩豆殽核皆有次序而酒旨樂和又不徒燕飲而已也或行射禮以揖讓周旋因其勝否以相爵或因祭其先祖神享而降福子孫受賜乃相湛樂蓋明非以淫泆爲樂也

賓之初筵溫溫其恭其未醉止威儀反反曰既醉止威儀幡幡孚袁反舍音捨其坐遷屢舞僊僊音仙其未醉止威儀抑抑曰既醉止威儀怭怭毗必反是曰既醉不知其秩

李樗曰首章言賓之初筵者古之飲酒其禮如此而飲後亦如此也三章重言賓之初筵者幽王之飲酒其禮如此而飲後不如此也反反言重慎也韓詩作昄昄云善貌幡幡失威

儀也陳曰文王傳濟濟威儀也多威儀曰濟濟失威儀則曰幡幡遷徙釋詁文○孔曰舍其本坐遷嚮他處屢數也釋言亟也僊僊然陳曰僊僊上當更有數舞二字莊子僊僊乎歸矣說苑孔子曰辯哉士乎僊僊者乎亦謂僊僊爲數疾也抑抑愼密也抑抑傳密也怭怭媟嫚也說文引作佖○陳曰玉篇怭慢也慢嫚同媟與褻同秩常也釋詁文○孔曰不自知其常禮○鄭曰此言賓初卽筵之時能自勑戒以禮至於旅酬而小人之態出○朱曰此言凡飲酒者常始乎治而卒乎亂也

賓既醉止載號胡毛反載呶亂我籩豆屢舞僛僛欺聲是曰既醉不知其郵音怡側弁之俄五河反屢舞傞傞素多反既醉而出竝受其福力墨反醉而不出是謂伐德飲酒孔嘉維其令儀音俄

號呶號呼讙呶也說文引詩云呶讙聲○韓詩云賓既醉止載號載呶不知其爲惡也

僛僛舞不能自正也說文引詩云僛醉舞皃又引詩側作仄○鄭曰郵過側傾也俄傾

貌傞傞舞不止也說文引詩云傞醉舞皃又引作𡜊𡜊○晏子側弁之俄言失德也婁舞傞傞言失容也既醉而出竝受其福賓主之禮也醉而不出是謂伐德賓之罪也○陳曰說文伐敗也伐德敗德也大明傳嘉美也令儀善威儀也○孔曰前章言燕初及旅酬之事此述無算爵之後醉而復益醉也○蘇曰此章申言其亂而終誨之也

凡此飲酒或醉或否方上反既立之監或佐之史彼醉不臧不醉反恥式勿從謂無俾大音泰怠匪言勿言匪由勿語由醉之言俾出童羖音古三爵不識音志矧敢多又音肆

立酒之監佐酒之史陳曰承上章末六句之意而言立監佐史所以觀察其醉否凡

飲酒禮皆然也鄭注鄉射云爵備樂畢將留賓以事爲有解倦失禮立司正以監之察儀法也引詩既立之監或佐之史○戰國策淳于髡曰賜酒大王之前執法在旁御史在後○朱曰彼醉者所爲不善而不自知使不醉者反爲之羞愧也○馬曰式微箋式發聲釋詁謂勸也勿從謂者勿從而勸勸之使更飲也○昶按酒後多失言故監史戒以不當言者勿言不根者勿語由醉之言卽所謂匪由之語也醉者不本事實而妄言俾出童羖牝牡

羖羊不童也

陳曰抑傳童羊之無角者也此云羖羊不童則羖羊爲有角矣爾雅夏羊牝羭牡羖程瑤田謂牝牡二字互譌說文夏羊牡曰羖○馬曰禮飲獻酢酬之外又有旅酬不止三爵惟小燕以三爵爲度玉藻君子之飲酒也受一爵而色洒如也二爵而言言斯禮已三爵而油油以退孔疏言侍君小燕之禮引宣二年傳臣侍君燕過三爵非禮也卽此詩所謂三爵也矧敢多又周官膳夫以樂侑食鄭注侑猶勸也又卽侑之假借謂勸酒也○昶按三爵後已昏然無所識而求無角之羖況敢加勸之乎與上式勿從謂句相應

不知豈非三爵不識者乎

通觀猗與之頌而驗有殷方興觀魚藻之刺而知宗周將隕此皆正用毛序之義

采菽刺幽王也侮慢諸侯諸侯來朝不能錫命以禮數徵會之而無信義君子見微而思古焉鄭曰幽王徵會諸侯為合義兵征討有罪既往而無之是於義事不信也君子見其如此知其後必見攻伐將無救也○孔曰周本紀褒姒不好笑幽王為烽燧大鼓有寇至則舉烽火諸侯悉至至而無寇褒姒乃大笑幽王欲悅之數舉烽火其後不信益不至幽王之廢申侯去太子申侯怒乃與繒西夷犬戎共攻幽王王舉烽火徵兵兵莫至遂殺幽王驪山下是義事不信見伐無救之事

采菽采菽筐之筥之音舉君子來朝何錫予之雖無予之路車乘馬音姚又何與之玄袞古本反及黼興也黃震曰采菽則以筐筥承之君子來朝則將何以與之蓋物必各有以處之故因以起興云爾

菽所以芼太牢而待君子也鄭曰菽大豆也采其葉以爲藿王饗賓客有牛
俎乃用鉶羹○戴震曰芼菜之烹於肉湆者也○昶
按芼微物可以重用以與車馬袞黼可以錫予君子
傳芼大牢而待君子是說菽所以盛筐
筥之故非謂以此菽待來朝之君子也羊則苦豕則
薇公食禮鉶芼牛藿羊苦豕薇鄭注藿豆葉也苦苦
荼也○陳曰藿爲牛鉶之芼傳云芼大牢者兼牛
羊豕就牢禮而言以補明君子謂諸侯也陳曰序言
經義舉菽以賅苦薇也諸侯來朝
故知此君子爲諸侯○孔曰覲禮注玄袞卷龍也鄭曰
賜車者同姓以金路異姓以象路
玄衣而畫以卷龍也○孔曰玉藻龍卷以祭注卷字
或作袞以龍首卷然謂之袞○黃以周曰白虎通引
傳曰天子袞有一升龍有降龍上公袞無升龍說文袞
卷龍繡於下幅一龍蟠阿上鄉繡於下幅謂降龍蟠
阿上鄉謂升龍又黺字下云袞衣
山龍華蟲許君明言龍在衣矣白與黑謂之黼冬官
繢人文○黃曰爾雅斧謂之黼據形質言考工記白
與黑謂之黼據繡次言刃白而銎黑黼作兩斧相背

形無柄與黻之剌弜相對

觱音必沸檻銜覽反泉言采其芹巨斤反君子來朝言觀其旂

音鄰其旂淠淠匹弊反鸞聲嘒嘒乎惠反載驂載駟君子所屆

觱沸泉出貌陳曰觱沸疊韻玉篇滭泉水出貌滭觱通十月之交傳沸出也檻泉正

出也釋水濫泉正出正出涌出也李巡曰水泉從下上出曰涌泉○說文引詩作濫云氾也○陳曰繫傳作滭沸濫泉檻假借字○何楷曰濫泉之旁有芹可采興君子來朝有儀從可觀淠淠動

也陳曰泮水作茷茷出車傳旆旆旒垂貌動者旒垂之意也淠茷旆竝聲同而義通○馬曰周官上公建旂九旒侯伯七旒子男五旒故觀其所建旂旌旂則諸侯之尊卑等級判焉嘒嘒中節也

陳曰庭燎鑾聲噦噦傳徐行有節也泮水鑾聲噦噦傳言其聲也亦言其聲中節也○季本曰自其服外兩驂而言曰驂竝兩服而言曰駟○馬曰晏子引詩作君子所誡是知屆爲誡之假借謂此驂駟皆君子

之所戾戒以見其車之有度也○晏子春秋不修先君之功烈而惟飾駕馭之伎則公不顧民而忘國甚矣且詩曰載驂載駟君子所誡夫駕八固非制也今又重此其爲非制也不滋甚乎

赤芾音弗在股邪幅在下音戸彼交匪紓音舒天子所予樂只君子天子命之樂只君子福祿申之

諸侯赤芾邪幅陳曰與車攻諸侯赤芾金舄又候幅人大夫以上赤芾乘軒句法一例偪也陳曰幅上奪一邪字正義云邪纏於足謂之邪幅故傳辨之云邪幅正是偪也是正義本有邪字可證內則偪屨著綦詩謂之邪幅禮記則謂之偪故傳以偪釋邪幅也所以自偪束也

鄭曰芾太古蔽膝之象也冕服謂之芾其他服謂之韠以韋爲之脛本曰股邪幅如今行縢也偪束其脛自足至膝故曰在下自偪束如此則非有解怠紓緩之心天子以是故賜與之紓緩也釋言文○荀子故未可與言而言謂之傲可與言而不言謂之隱不觀氣色而言謂之瞽故君子不傲不隱不瞽謹

愼其身詩曰匪交匪舒天子所予此之謂也○臧玉琳曰交爲絞之省假未可與言而言近於絞矣故謂之傲可與言而不言近於紓矣故謂之隱○胡曰古人於通借字隨意用之雖疊句連字亦或互用桑扈之匪交匪傲左傳一引作匪交一引作彼交當時明於其義字雖作彼義仍作匪不相妨耳

申重也假樂同○朱善曰天子之所予卽福祿之所申也

維柞子洛反之枝其葉蓬蓬步公反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博工反樂只君子萬福攸同平平婢延反左右亦是率從

蓬蓬盛貌祁按蓬从逢聲逢大也故爲盛貌以殿鎭柞之枝葉盛大興諸侯之左右率從殿鎭也孔曰軍行在後曰殿取其鎭重之義○襄十一年傳引詩作樂旨杜注殿鎭也謂諸侯有樂美之德可以鎭撫天子之邦

平平辯治也孔曰堯典平章百姓書傳作辯章則平辯義通而古今之異耳○陳曰韓詩作便便爾雅便便辯也書大傳予辯下土使民平平古平便聲通○荀子故明王譎德

而序位所以爲不亂也忠臣誠能然後敢受職所以爲不窮也分不亂於上能不窮於下治辯之極也詩曰平平左右亦是率從是言上下之交不相亂也○鄭曰率循也諸侯之有賢才之德能辯治其連屬之國使得其所則連屬之國亦循順之○襄十一年傳引詩平平作便蕃率作帥而釋之曰夫樂以安德義以處之禮以行之信以守之仁以厲之而後可以殿邦國同福祿來遠人所謂樂也

汎汎芳劍反楊舟紼音弗纚力馳反維之樂只君子天子葵之樂只君子福祿膍頻尸反之優哉游哉亦是戾矣

紼繂音律也釋水文○說文紼亂系也繂素屬段注系爲枲之譌素爲索之譌　纚緌也釋水縭緌也○韓詩纚筰也○馬曰說文筰筊也筊竹索也紼以麻纚以竹皆所以維舟也維舟之索曰緌猶之冠纓之垂飾曰緌旌旗之旄曰緌也　明王能維持諸侯孔曰以輿者諸侯也明王以禮法約而制御之使不得違叛也葵揆也釋言文○孔曰揆度其功德之多少

而命賜之以禮樂 䑋厚也釋詁文○韓詩作朓 戾至也采芑同○陳曰至讀如君子至止之至○袒按孔叢子於采菽見古之明王所以敬諸侯也蓋幽王慢侮諸侯詩人知其禍之將至故作此刺篇以致其諷諫陳古明王禮諸侯之獲福可以爲法不如此則禍至可以爲戒而辭不及者樊勸之意多則其言易入所謂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而聞之者足以戒詩主於文不似秦漢以後諫書之切直一主乎質也使幽王讀前三章而有所感悟則不至舉烽火以諸侯爲戲讀四章之左右率從則不至有申侯與繒西夷犬戎共攻之禍讀五章之優游戾止則不至有徵兵不至之事序曰君子見微而思古真可謂誦其詩讀其書而能論其世者此等詩關係周室興亡使國史采風而不序其意則前人忠諫之此序篇何殊後世導諛之作說之所以不可廢也

采菽五章章八句

角弓父兄刺幽王也不親九族而好讒佞骨肉相怨

故作是詩也（李樗曰自古不親九族未有不因好讒佞之故○范處義曰詩不顯言讒佞而序發之使此序不作於當時則豈能知其故哉）

騂騂（息營反）角弓翩（匹然反）其反矣兄弟昏姻無胥遠矣

興也（鄭曰興者喻王與九族不以恩禮遇待之則使之多怨也）騂騂調利也（說文引詩作觲云用角低仰便也○李黼平曰弓人六材幹角筋膠絲漆也幹爲弓表角爲弓裏幹有柘檍桑橘木角瓜荊竹無一定之名餘五材用角爲多故稱角弓）不善紲（息列反）檠（音景）巧用則翩然而反（孔曰用詘納於竹閉之中謂之檠紲即緄縢也○陸曰檠弓匣也○朱曰弓之爲物張之則內向而來弛之則外反而去○鄭曰骨肉之親無相疏遠相疏遠則以親親之望易以成怨○呂曰一章戒王無信讒佞而遠九族）

爾之遠矣民胥然矣爾之教矣民胥傚矣

鄭曰爾女女幽王也言上之化下不可不慎○呂曰二章言非徒王族之乖離民皆將化之矣昭六年傳叔向曰楚辟我衷若何效辟詩曰爾之教矣民胥效矣從我而已焉用效人之辟

此令兄弟綽綽處若反有裕不令兄弟交相爲瘉羊朱反

鄭曰令善也綽綽寬也釋言寬綽也釋訓綽綽緩也裕饒也陳曰說文裕衣食饒也引申之爲凡饒之稱寬饒者能讓之謂也瘉病也正月同○衵按交相瘉者兄弟不相容也國語王欲殺太子以成伯服宮闈之禍如此故曰爾之教矣

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于已斯亡

劉向曰下至幽厲之際朝廷不和轉相非怨詩人疾而憂之曰人之無良相怨一方○王安石曰民喪其良心不參彼己之曲直則各相怨於一方○嚴引錢氏曰一方猶一隅也人各執其方隅之見不能量己恕人以致相怨爵祿不以相讓故怨禍及之衵按已以同字斯斯爵祿也受

爵不讓至于以此而亡身故曰怨禍及之當卽比周指伯服爭適之事曰民者不欲切指宮闈也

而黨愈少鄙爭而名愈辱求安而身愈危荀子云君子隱而顯微而明辭讓而勝鄙夫反是比周而譽愈少鄙爭而名愈辱煩勞以求安利其身愈危詩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于巳斯亾○坊記子曰觴酒豆肉讓而受惡民猶犯齒衽席之上讓而坐下民猶犯貴朝廷之位讓而就賤民猶犯君下引此詩○韓詩外傳詩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民皆居一方而怨其上不亾者未之有也又云有君不能事有臣欲其忠有父不能事有子欲其孝有兄不能敬有弟欲其從令詩曰受爵不讓至于巳斯亾言能知於人而不能自知也○昶按外傳前一條引此章上二句而曰其上不亾者未之有是兼下二句釋之後一條引下二句而其釋亦兼上二句在內蓋欲臣之忠子之孝弟之從令必責其不忠不孝不從令而相怨一方矣是能知於人若己則受爵而不讓兄弟以至於亾爲弟如此安能爲子爲臣是不能自知也韓毛義正相同後之說韓詩者多失其恉

老馬反爲駒反居侯不顧其後如食音嗣宜饇反烏侯如酌孔取反此苟

巳老矣而孩童慢之祖按學記始駕馬者反之車在馬前此言駒之始駕必使老馬率前而繫駒在後以習之今老馬反爲駒在後而縱駒使前則必僨駕矣不顧其後不顧其後之僨駕猶言終踰絕險曾是不意也以喻人老當教諭孩童今不教而使孩童慢易之如食則恣飽如飲則多取縱其嗜欲是慢也天子之子不早教諭必僨國事此承上章太子及伯服之事刺王骨肉相怨由於失教也

饇飽也陳曰饇飫通用常棣飲酒之飫韓詩作饇說文飫燕食也飽猒也飫飽連言則饇飽同訓孔甚也

毋教猱反乃刀升木如塗塗附反符書君子有徽猷小人與屬

猱猨屬孔曰說文毋止之也猱則援之輩屬非援也陸璣云猱獮猴也長臂者爲猨○爾雅猱蝯

善援○說文亦作蝯塗泥陳曰出車傳塗凍釋也塗者以土之粉解帶水而言附箸也陳曰

附之爲言祔也祔者合也傳訓箸箸亦合箸也泥謂之塗以泥箸之謂之塗附○姚炳曰猨有升木之性

教之則益縱其升子弟有不讓之心教之則愈陵其上其勢如塗泥相附箸故下正言在上者有美道則

小人自以分相屬而不相陵矣徽美也釋詁善也○劉彝曰先王有至德要道民用和睦是之爲

徽猷○昶按大學云其爲父子兄弟足法而後民法之三章至五章刺王父子兄弟不足法此章以薄爲

教且使人益其惡也

雨于付反雪瀌瀌符驕反見晛乃見反曰消莫肯下遺式居婁

力住反驕

陸曰瀌瀌雪盛貌○陳曰韓詩外傳荀子劉向傳皆作麃麃晛曰氣也韓詩作曣晛云日出

也○說文晛日出也○祁按天地嚴凝之氣降爲霜雪然陽和下逮陰氣自消幽王不親九族上下之情乖隔不通正雨雪瀌瀌時也王若恩澤下遺亦可轉否爲泰無如其驕而莫肯下遺何○劉向曰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則政日治故爲泰泰者通而治也詩云雨雪瀌瀌見晛聿消○陳曰聿字通北門傳遺加也婁數也小人不肯卑下加禮於人唯數數驕慢好自用也○荀子人有三不祥幼而不肯事長賤而不肯事貴不肖而不肯事賢是人之三不祥也人有三必窮爲上則不能愛下爲下則好非其上是人之一必窮也鄉則不若偝則謾之是人之二必窮也知行淺薄曲直有以縣矣然而仁人不能推知士不能明是人之三必窮也人有此三數行者以爲上則必危爲下則必滅詩曰雨雪瀌瀌宴然聿消莫肯下隨式居婁驕○胡曰荀子所言皆驕慢之行宴然當作宴曣隧通作隊

雨雪浮浮見晛曰流如蠻如髦音毛我是用憂

浮浮猶瀌瀌也陳曰江漢浮浮廣大也廣大亦衆盛意流流而去也陳曰

雨雪因日氣而流蠻南蠻也孔曰爾雅八蠻在南故爲南蠻髦夷髦也鄭曰髦西夷別名武王伐紂其等有八國從焉○顧祖禹曰雲南楚雄府定遠縣唐爲髳州地○顧廣譽曰中國所以異於夷狄者以其長少之序愛敬之情耳若陵忽其尊長疾視其骨肉是與蠻髦何異天下其能久安乎此見微者之所憂也蓋風俗之不厚其兆爲大亂而風俗所以不厚則由在上者無以表正之而反有以導成之○韓詩外傳其肢體之序與禽獸同節言語之暴與蠻夷不殊出則爲宗族患入則爲鄉里憂詩曰如蠻如髦我用是憂

角弓八章章四句

菀音鬱柳刺幽王也暴虐無親而刑罰不中諸侯皆不欲朝言王者之不可朝事也

有菀者柳不尚息焉上帝甚蹈音悼無自暱焉俾予靖之

後予極焉

興也鄭曰興者喻王有盛德則天下皆庶幾願往朝焉 菀茂木也桑柔傳茂貌○王引之曰不語詞不尚尚也 蹈動也孔曰上帝㡿王○○郝敬曰蹈如發揚蹈厲之蹈○○馬曰韓詩作陶陶變也變與動同義淮南子云樂則動動則蹈蹈亦陶也 暱近也釋詁文○孔曰上帝之王甚變動而其心不恆若自往親近之必將得罪 靖治釋詁文○昶按治王室之難也 極至也釋詁文○昶按幽王數舉烽火徵諸侯至又無寇變動無恆所謂甚蹈也其後不信諸侯益不至此詩言上帝甚蹈無自暱近是來朝諸侯爲不至者設想之辭下二句述其不至之事謂同爲王臣俾予靖治王事彼乃後而不至前兩章一意末章即來朝者亦自悔其至矣序所謂諸侯皆不欲朝也

有菀者柳不尚愒欺例反焉上帝甚蹈無自瘵側界反焉俾予靖之後予邁焉

愒息也陳曰上章息焉此章愒焉民勞三章小息四章小愒傳竝訓愒爲息瘵病也釋詁文〇鄭曰邁行也〇孔曰言王躁動無常行多逆理無得自往近之則爲王所病〇韓詩外傳以盲爲明以聾爲聰以是爲非以吉爲凶嗚呼上天曷維其同詩曰上帝甚慆無自瘵焉

有鳥高飛亦傅于天彼人之心于何其臻曷予靖之居以凶矜

鄭曰傅臻皆至也彼人斥幽王也鳥之高飛至于天耳幽王之心於何所至乎言其轉側無常人不知其所屆曷害孔曰傳雖曷爲害亦訓爲何故害辭害否皆爲何也矜危也廣雅同〇祖按上言俾予靖之此自悔曰予曷能治之無補國事徒自處於凶危而已凶危卽序所云暴虐無親而刑罰不中也當時諸侯皆不欲朝而此人不避凶危志靖王室其責人曰後予至焉則彼之先至可知矣王雖無道而朝貢不廢故列之於雅

菀柳三章章六句

都人士周人刺衣服無常也古者長民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歸壹傷今不復見古人也

鄭曰服謂冠弁衣裳也長民謂凡在民上倡率者也壹者專也同也○胡曰據箋正義此序當作刺服無常也衍衣字

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于周萬民所望

彼彼明王也 釈按彼明王者謂彼明王之時也○鄭曰城郭之域曰都古明王時都人之有士行者冬則衣狐裘黃黃然取温裕而已其動作容貌既有常吐口言語又有法度○陳啓源曰三章皆士女對舉女稱君子女則大家女也則士皆指長民者言 周忠信也 襄十四年傳忠民之望也

詩曰行歸于周萬民所望忠也○緇衣子曰長民者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壹詩云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于周萬民所望○范處義曰此章言都人之爲士者服先王之法服道先王之法言故萬民皆望其容服不生慢易而爲法也○方苞曰其容不改義貫通章蓋因晚近服食之淫靡而思先古之素樸也

彼都人士臺笠音立緇撮七活反彼君子女綢直留反直如髮

我不見兮我心不說

臺所以禦暑笠所以禦雨也汪龍曰南山有臺疏及文選注引此傳云臺所以御雨又無羊傳衰所以備雨笠所以禦暑則此傳暑雨字正是轉寫誤倒笠本以禦暑而亦可禦雨故良耜傳笠所以禦暑雨○陳曰南山有臺傳臺夫須臺皮可以爲衰因之禦雨之物卽謂之臺無羊篇牧人來思何衰何笠牧人何衰笠則臺笠不專屬庶人○陳漢章曰旣夕禮云槀車載蓑笠與道車載朝服

同薦正爲士禮之證緇撮緇布冠也祁按緇者緇布以緇布爲冠謂之緇撮莊子云向也括而今也被髮括即撮也撮即冠也密直如髮也陳曰傳讀綢爲周說文周密也○鄭曰其情性密緻操行正直如髮之本末無隆殺也○祁按此美其髮而因及其德是詩人之善於言也蓋君子之女其儀容之著於外者慎密不邪曲可以望而知之矣

彼都人士充耳琇音秀實彼君子女謂之尹吉我不見兮我心苑於粉反結

琇美石也祁按淮南注實美也墨子經上實榮也充耳琇實猶淇奧之充耳琇瑩也尹正也舊釋言文○鄭曰吉讀爲姞尹氏姞氏周室昏姻之舊姓也人見都人之家女咸謂之尹氏姞氏之女言有禮法○祁按尹者正也姞者吉也此兩舊姓其字義故左傳云姞吉人也傳以經文姞作吉其義已著故不釋而獨釋尹爲正以見稱其族氏謂之尹吉即可以表德亦猶上章以髮之綢直象其行之密直

也箋申傳非易傳○陳曰苑依釋文正義皆作菀音鬱素冠我心薀結兮菀結卽薀結也

彼都人士垂帶而厲音烈彼君子女卷音權髮如蠆勑邁反我不見兮言從之邁

厲帶之垂者 胡曰垂其帶而爲厲故帶亦通名厲廣雅厲帶也方言厲謂之帶是也玉藻注紳帶之垂者也厲與紳同○○鄭曰蠆螫蟲也尾末揵然似婦人髮末曲上卷然○陳曰言猶云也皆語詞

匪伊垂之帶則有餘匪伊卷之髮則有旟我不見兮云何盱矣

祁按王引之說匪彼同字彼者彼厲與蠆也釋詁伊維也言彼維垂之其帶則有餘也彼維卷之其髮則有旟也

旟揚也 馬曰釋名旟譽也旟譽皆从與聲與从异與會意說文异共舉也譽稱也爾雅稱舉也舉揚同義說文揚飛舉也人之稱舉曰譽物之揚舉曰旟其義一也○陳曰卷耳傳盱憂也言憂

傷之深也此卽序傷今不復見古人也○李光地曰此言俗之尚寬徐而貴嚴重也短其帶卑其髻則行止爲之便捷佻輕矣厲王之亂宣王繼之人尚武健舊時風俗衣冠爲之一變于時猶有及見前民典刑者追感而懷思之蓋居東都人之作故目周京爲彼都也

都人士五章章六句朱曰賦也○孔曰襄十四年傳引行歸于周二句服虔曰逸詩也都人士首章有之禮記注亦言毛氏有之三家則無今韓詩實無此首章時三家列於學官毛氏不得立故服以爲逸

采綠刺怨曠也幽王之時多怨曠者也李樗曰序云幽王之時多怨曠者也則是刺幽王非刺怨曠

終朝采綠不盈一匊弓六反予髮曲局薄言歸沐

興也陳曰卷耳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傳憂者之興也義與此同自旦及食時爲終

朝蝃蝀同○淇奥傳綜王芻同兩手曰匊椒聊同局卷也卷阿傳卷曲也婦人

夫不在則不容飾伯兮同○蘇曰無容飾故曰予髮曲局矣庶幾君子之歸而沐之也○陳曰沐沐髮也薄言語詞

終朝采藍音廉不盈一襜尺占反五日爲期六日不詹

說文藍染青草也○孔曰藍可以染青故淮南云青出於藍月令仲夏無刈藍衣蔽前謂之襜釋器文○說文襜衣蔽前段注此謂衣非謂蔽厀也引申之凡衣或曰襜褕或曰襜襦皆取蔽衣

詹至也釋詁文婦人五日一御內則文○鄭按上章言婦人夫不在則不容飾是言行役者之怨曠此章言婦人五日一御而六日不至是既歸而猶怨曠至者至婦所也當時褒女專房天下化之夫婦道苦其怨曠之故或不得於夫或迫於飢寒皆無室家之樂序所謂幽王之時多怨曠者也○後漢劉瑜上疏言女嬖充積因曰天地之性陰陽正紀隔絶其道則水旱爲并詩云五日爲期六

日不詹怨曠作歌仲尼所錄兄從幼至長幽藏歿身

之子于狩尺救反言韔勑亮反其弓音肱之子于釣言綸之繩

鄭曰之子謂其君子也于往也綸釣繳也○陸曰韔弢也○李黼平曰詩言緡綸也則綸與緡通說文緡釣魚繁也繩當從玉篇訓直言之子如釣我則爲其釣綸之繩是直也○祁按言韔其弓與言綸之繩文不一律而義亦相反韔其弓猶藏其弓也弓不用乃弢之蓋狩遠而釣近狩無定所而釣有常處此婦人唯恐其夫之復出故不願其往狩而弢藏其弓願往觀其釣故爲之理直其綸繁下章言釣不言狩卽其義也

其釣維何維魴音防及鱮音敘維魴及鱮薄言觀者音渚

韓詩觀作覩○祁按此言其釣何所得乎則維魴及鱮何由知其魴及鱮乎則以有同往而觀者蓋未歸而望其歸且設言歸後不令其遠出雖暫出亦必與之俱所以極寫怨曠之思也

采綠四章章四句

黍苗刺幽王也不能膏潤天下卿士不能行召伯之職焉○按章注國語黍苗道召伯述職勞來諸侯也杜注左傳亦謂黍苗美召伯勞來諸侯此與毛序之義互相發明幽王以廢后故與申侯搆怨卒以此亡國詩人見微故陳宣王時召穆公虎能勞來諸侯定召伯之封傷今幽王既無德澤及民又無召伯之卿士禍將不免故陳古以諷之也

芃芃蒲東反黍苗陰雨膏之悠悠南行召伯勞力報反之

興也陳曰興者喻古賢伯承順王者之恩　芃芃長大貌說文引詩云艸盛也○襄十九年傳范宣子賦黍苗季武子興再拜稽首曰小國之仰大國也如百穀之仰膏雨焉若常膏之其天下輯穆豈唯敝邑○晉語子餘使公子賦黍苗子餘曰重耳之仰君也若黍苗之仰陰雨也若君實庇陰膏澤之使能成嘉穀薦在宗廟君之力也○陳曰此兩引詩竝以古賢伯

起興悠悠行貌陳曰悠讀爲攸說文攸行水也引申之凡行皆曰攸南謝在周南也申伯封謝則悠悠然南行能建國親侯此卽膏潤天下之意也勞勤也

我任音壬我輦力展反我車我牛古音疑我行既集蓋云歸哉音茲

任者鄭曰營謝轉餫之役有負任者輦者鄭曰有輓輦者○說文扶竝行也从二夫輦輓車也从扶在車前輦之車者鄭曰有將車者○孔曰大車以駕牛者牛者鄭曰有牽傍牛者○孔曰秋官罪隷職云凡封國若家牛助爲牽傍鄭注以牛助轉徙也罪隷牽傍之在前曰牽在旁曰傍地官牛人云凡軍旅行役共其兵車之牛與其牽傍以載公任器鄭注牽傍在轅外輓牛也○陳曰集就猶成也蓋讀爲盍爾雅曷盍也蓋云卽曷云也晉語重耳若獲集德而歸載使主晉民成封國其何實不從韋注集成也載祀也集成歸載正以釋詩集歸之義歸爲歸謝明矣嵩高云申伯還南謝于城歸

我徒我御我師我旅我行既集蓋云歸處

徒行者鄭云步行曰徒御車者陳曰徒行者謂小人御車者謂君子師者周禮宰夫掌百官府之徵令辨其八職二曰師掌官成以治凡旅者四曰旅掌官常以治數〇王引之曰經傳言師旅有二義一爲士卒之名五卒爲旅五旅爲師是也一爲羣有司之名襄十年傳官之師旅不勝其富十四年傳今之師旅無乃實有所闕皆謂掌官成官常者旅卑於師故八職師旅在正之下成十八年傳師不陵正旅不偪師襄二十五年傳百官之正長師旅先正長而後師旅也〇陳曰申伯入謝不必盛言兵衆若二千五百人爲師則傳不得稱之曰師者矣上章言申伯還謝任載之事此章是言入謝從行之衆

肅肅謝功召伯營之烈烈征師召伯成之

謝邑也小星傳肅肅疾貌〇嵩高傳謝周之南國也⊙鄭語桓公曰謝西之九州何如史伯曰唯

謝郟之閒是易取也注謝申伯之國也今在南陽謝西有九州二千五百家爲州郟南謝北虢鄶在焉〇鄭曰營治也征行也〇陳曰宣王徙封申伯於謝邑而召伯往營成之功事也師衆也襄二十七年傳鄭伯享趙孟于垂隴子西賦黍苗之四章趙孟曰寡君在武何能焉言不敢受召伯之任也

原隰既平泉流既清召伯有成王心則寧

土治曰平王安石曰疆其土田故也水治曰清王曰理其溝洫故也〇鄭曰召伯營謝邑相其原隰之宜通其水泉之利此功既成宣王之心則安也〇錢澄之曰幽王之時申后被黜申侯與王室相怨詩人追敘召伯營謝之烈見宣王尊禮元舅之隆一以感悟王心一以絕申侯召戎之念末章王心則寧言外謂宣王之所以篤厚元舅者如此而後王以褒姒之蠱惑遂與爲仇雠深可傷也

黍苗五章章四句韓怡曰雅在王朝國史編錄世次必無錯亂此詩當與瞻彼洛矣之思古明王同若果美宣王則宜次車攻吉日閒矣

隰桑刺幽王也小人在位君子在野思見君子盡心以事之也陳據石經初刻及羣書治要之下補也字

隰桑有阿其葉有難乃多反既見君子其樂如何

興也顧棟高曰桑有衣被天下之德而居下隰之地喻賢者潛伏草野人望其一出而蔭庇無窮阿然美貌陳曰阿之爲言猗也淇奧傳猗猗美盛也難然盛貌陳曰古難儺通難之爲言那也桑扈傳那多也多與盛同義有以利人也祁按與義正義此兼釋之序言小人在位君子在野則所謂思見君子者思見君子之在位也君子在位能盡心以事君則其利溥矣

隰桑有阿其葉有沃既見君子云何不樂

沃柔也祁按說文沃溉灌也一切經音義引廣雅沃溼也美也葉溼則柔美故曰柔也

隰桑有阿其葉有幽既見君子德音孔膠居由反

幽黑色也玉藻注幽讀爲黝〇說文黝微青黑色也〇和按有難狀其形有沃狀其性有幽狀其色膠固也釋詁文〇韓詩外傳夫習之於人微而著深而固是暢於筋骨貞如膠漆是以君子務爲學也詩曰既見君子德音孔膠〇列女傳詩曰既見君子德音孔膠夫婦人以色親以德固姜氏之德可謂孔膠者也

心乎愛音懿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禮記引詩遐作瑕鄭注瑕胡也謂猶告也〇嚴曰心乎言由中也愛謂愛君也遐之言胡也胡之言何也皆音之轉也遐不謂猶無不告也序所謂思見君子盡心以事君即此〇錢澄之曰遐不謂矣知無不言也雖以盡言去位而其言發於忠愛至今服念不置所謂德音孔膠也孝經君子之事上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心乎愛也將順其美匡救其惡遐不謂也則此詩所思之君子必爲匡救主上之正士而非尋常燕飲之賓矣〇陳曰末章言君子事君之道序所謂思見君子盡心以事之也表記子曰事君欲諫不欲陳

孝經君子之事上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也並引此詩鄭伯享趙孟子產賦隰桑趙孟曰武請受其卒章此賦詩以君子比趙孟趙孟但斷取忠君愛上之義故云請受卒章也皆與序合

隰桑四章章四句

白華周人刺幽后也幽王取申女以爲后又得褒姒而黜申后故下國化之以妾爲妻以孽代宗而王弗能治周人爲之作是詩也鄭曰申姜姓之國褒姒褒人所入之女姒其字也是謂幽后孽支庶宗適子王弗能治己不正故也

白華菅音奸兮白茅束兮之子之遠俾我獨兮興也王肅曰白茅束白華以興夫婦之道宜以端成絜白相申束然後成室家也白華野

菅也釋草文郭注菅茅屬巳漚爲菅鄭曰白華於野巳漚名之爲菅菅柔忍中用矣而更取白茅收束之之子斥幽王也○蘇曰取白華而漚之又束以白茅焉言表裏無不絜也今申后之修如此幽王遠之而近褒姒使獨居焉何哉○朱曰二物之微且相須爲用何之子之遠而俾我獨耶

英英白雲露彼菅茅天步艱難之子不猶

英英白雲貌韓詩作泱泱○六月白旆英英亦作央央露亦有雲王夫之曰凡濃霧細雨沾濡草木者亦可謂之露露之爲言濡也謂溼雲之濡草木也言天地之氣無徵不著孔曰謂養萌芽以成大無不覆養也孔曰巨細皆潤之步行秝按行如五行之行定五年傳改步改玉疏步猶行也集傳天步猶言時運是也猶可也釋言文○秝按可讀云不我可之可荀子注可謂合意也天地之氣絪縕相合故露彼菅茅今夫婦乖睽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以謂天步艱難故宜之子之不合也

滮符彪反池北流浸彼稻田徒因反嘯歌傷懷念彼碩人

滮流貌說文引詩作滮云水流皃○鄭曰池水之澤浸潤稻田豐鎬之閒水北流○水經注鄗水又北流西北注與滮池合水出滮池西而北流入於鄗毛詩云滮池北流浸也而世傳以爲水名矣○明一統志滮池在西安府城西北二十里西北合於鄗水○王肅曰碩人謂申后廢黜失所故嘯歌傷懷念之而勞心

樵彼桑薪卬五綱反烘火東反于煁市林反維彼碩人實勞我心

卬我匏有苦葉同○昶按我詩人我寮薪者也烘燎也釋言文○說文引詩云寮也○孔曰無釜之竈其上燃火謂之烘煁烓音同釋言文竈也說文烓行竈也○郭注爾雅今之三隅竈桑薪宜以養人者也孔曰桑薪薪之善者宜以炊爨而養人今不以炊爨反燎

於煁竈失其所也以興申后有德宜居王后之位而母養天下今反黜於卑賤非其宜矣

鼓鍾于宮聲聞于外念子懆懆七倒反視我邁邁

有諸宮中必形見於外韓詩外傳言有中者必能見外也○鄭曰王失禮於內而下國聞知而化之王弗能治如鳴鼓鍾於宮中而欲外人不聞亦不可止○正月傳懆懆猶戚戚也○說文引詩云懆愁不安也邁邁不說也韓詩作怖怖云意不說好也○說文引詩亦作怖云佷怒也○陳曰怖邁聲同假借

有鶖音秋在梁有鶴在林維彼碩人實勞我心

鶖禿吐木反鶖也說文鶖禿鶖也或作鶖○鄭曰鶖鶴皆以魚爲美食鶖貪惡今在梁鶴絜白而反在林興王近惡而遠善○歐陽曰言二物皆非其所處如妾不宜居正位而妻不宜被遠棄也

鴛鴦在梁戢其左翼之子無良二三其德

鴛鴦傳鴛鴦匹鳥戢其左翼言休息也○○王安石曰鴛鴦能好其匹雌雄相從不失其性也○○謝枋得曰衛詩士也罔極二三其德亦刺夫婦之相棄背也

有扁邊顯反斯石履之卑兮之子之遠俾我疷祁支反兮

扁扁乘石貌陳曰斯猶其也有扁斯石言扁然其石也扁者器不圜也傳云扁扁爲乘石之貌正義謂上車履石之貌誤也石曰乘石猶馬曰乘馬車曰乘路也王乘車履石周禮隸僕王行洗乘石司農注乘石王所登上車之石也下引此詩○錢澄之曰石之扁也以履之而卑謂踐履之久而扁者益以卑也猶不忍棄而履如故后之事王王歷年已久寧乘石之不如而遠棄之也疷病也何人斯祇同○袓按詩中四言之子一言子皆庽幽王三言碩人皆謂申后一章五章八章三言我我申后也皆與之子對言託爲申后之詞而曰我者親之也夫婦之義也四章六章兩言我則詩人自我也皆與碩人對言故曰彼碩人慎其詞也說者多不分別○鄒肇敏曰讀白華之雅其詞怨而不怒是爲

可以怨者周失申后而殞於戎衛失莊姜而熠於狄聖人錄白華綠衣終風諸篇以著禍敗之原非直爲怨婦寫悲佗而已

白華八章章四句張怡曰風始夫婦而究達於邦國麟趾應焉政始君臣而本原於內德白華傷焉記曰知風之自知微之顯信夫

緜蠻微臣刺亂也大臣不用仁心遺忘微賤不肯飲食教載之故作是詩也鄭曰微臣謂士也古者卿大夫出行士爲末介士之祿薄或困乏於資財則當賙贍之幽王之時國亂禮廢恩薄大不念小尊不恤賤故本其亂而刺之

緜蠻黃鳥止于丘阿道之云遠我勞如何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興也鄭曰興者小鳥知止於丘之曲阿安靜之處而託息焉喻小臣擇卿大夫有仁厚之德者而依

屬焉綿蠻小鳥貌韓詩文貌丘阿曲阿也孔曰丘阿丘之曲中是鳥止
於阿鄭曰謂飛行所止託也人止於仁陳曰此又明經之興義也○孔曰序云不肯飲
食教我載之三章下四句是也由其不然經所以反
而責之○荀子詩曰飲之食之教之誨之王道備矣
○鄭曰後車倅車也○孔曰夏官戎僕掌倅車之政
道僕掌貳車之政田僕掌佐車之政以相對而異名
其實貳倅皆副也散則義通○陸奎勳曰周語單襄
公云周之秩官有之曰敵國賓至關尹以告行理以
節逆之侯人為導卿出郊勞司徒具徒司空視塗司
寇詰姦膳宰致饔廩人獻餼司馬陳芻工人展車百
官以物至賓入如歸是故小大莫不懷愛可知綿蠻
一詩因出使乏困而作蓋周室既衰官之失職者多
矣

綿蠻黃鳥止于丘隅魚侯反豈敢憚行畏不能趨士騶反飲
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大學詩云緜蠻黃鳥止于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鄭曰丘隅丘角也○朱曰憚畏也趨疾行也

緜蠻黃鳥止于丘側豈敢憚行畏不能極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鄭曰丘側丘旁也極至也○朱曰國語齊朝駕則夕極於魯國

緜蠻三章章八句

瓠葉大夫刺幽王也上棄禮而不能行雖有牲牢饔餼不肯用也故思古之人不以微薄廢禮焉

瓠戶故反 饔於恭反

鄭曰牛羊豕爲牲繫養爲牢熟曰饔腥曰餼生曰牽○秖按牲牢饔餼非不用也但不肯用此以行禮耳

幡幡孚煩反瓠葉采之亨普郎反之君子有酒酌言嘗之

幡幡瓠葉貌巷伯傳幡幡猶翩翩也 庶人之菜也胡曰極言其物之微薄以見維其禮不維其物如蘋蘩薀藻可以薦鬼神而羞王公之意未嘗以全詩皆言庶人之禮也○陳曰七月言斷瓠作菹自在八月則采亨瓠葉爲時尚早傳言菜者當是中鼎實之芼若荇蘩薀藻皆謂芼爲菜也楚語庶人食菜嘗者主人未獻於賓先自嘗之也行葦箋有醹厚之酒醴以大斗酌而嘗之而美故以告黃耇之人是主人固有先嘗之禮矣

有兔斯首炮之燔音煩之君子有酒酌言獻之

李樗曰兔以首言猶魚以尾言○陳曰兔首亦微薄之意王肅孫毓述毛云唯有一兔頭耳案兔頭猶云牛三頭牛十二頭斯猶其也古斯其同聲皆語詞 毛曰炮說文炮毛炙肉也○禮運以炮鄭注裹燒之也 加火曰燔禮運以燔注加於火上○說文𤎅宗廟火孰肉𤎅注經傳多作燔獻

奏也陳曰燕禮記獻公曰臣敢奏爵以聽命是獻爲奏也○昭元年傳子皮戒趙孟趙孟賦瓠葉子皮遂戒穆叔且告之穆叔曰趙孟欲一獻○胡曰此詩當是一獻之禮禮有獻有酬有酢而後一獻之禮終古者士禮一獻既夕禮注士腊用兔○陳漢章曰禮經獻以燔從

有兔斯首燔之炙之音隻君子有酒酌言酢之

炕火曰炙禮運以炙注貫之火上○胡曰說文炕乾也炕火曰炙謂以火乾之○陳曰哀十五年傳欒寧將飲酒炙未孰聞亂行爵食炙此飲酒用炙之證○鄭曰鮮者毛炮之柔者炙之乾者燔之○昶按火孰肉爲燔燔猶今言煑而孰之也酢報也楚茨同○鄭曰報者賓既卒爵洗而酌主人也○說文醋客酌主人也段注諸經多以酢爲醋

有兔斯首燔之炮之君子有酒酌言醻之醻市周反

醻道飲也鄭曰主人既卒酢爵又酌自飲卒爵復酌進賓猶今俗之勸酒○說文醻獻醻主人

進客也字或作酬○陳曰道飲謂主人自飲復道客飲三言兎首以爲所羞之肉皆是微薄之物行酌嘗獻酬之禮序所謂不以微薄廢禮也○昶按讀賓之初筵則知幽王之時荒腆于酒禮法蕩然生斯際者目覩淫後之弊知國之將亡回憶盛時風俗儉而中禮乃彌覺可思此瓠葉詩人所以低回不置也

瓠葉四章章四句 朱曰賦也

漸漸之石下國刺幽王也戎狄叛之荊舒不至乃命將率東征役久病於外故作是詩也 鄭曰荊謂楚也舒舒鳩舒鄝舒庸之屬役謂士卒也○孔曰又有舒龍謂之羣舒○漢地理志廬江郡舒故國

漸漸之石維其高矣山川悠遠維其勞矣武人東征不皇朝矣

漸漸山石高峻 繫傳引詩作磛磛○陳曰說文磛礹石也連言之曰磛礹或曰磛巖節南

山傳嚴嚴積石皃嚴即巉漸即嶄古嶄嚴聲同也峻下疑奪皃字玉篇嶄岩高峻皃〇歐陽曰漸漸高石與悠遠之山川皆敘其所歷險阻之勞〇錢澄之曰四月我日構禍是出征事也曰滔滔江漢南國之紀非東征之實紀乎〇陳曰東征者東征荆舒也詩本爲用兵荆舒而作戎狄乃連而及耳〇朱曰皇暇也言無朝旦之暇也

漸漸之石維其卒矣山川悠遠曷其沒矣武人東征不皇出矣

卒竟孔曰釋詁終也終亦竟也〇祁按竟者謂歷偏崎嶇也上章言其高此言其廣沒盡也孔曰釋詁泯沒也李巡曰泯沒之盡泯沒義同故爲盡也〇朱曰言所登歷何時而可盡也不皇出謂但知深入不暇謀出〇何楷曰上章數石路險阻此言既過此石而山川之悠遠乃復如故也〇方苞曰東征必取道於崤函懼陰雨不能出谷也

有豕白蹢音的烝涉波矣月離于畢俾滂沱徒何反矣武人東征不皇他音沱矣

豕豬也釋獸文蹢蹄也釋獸四蹢皆白豥孫炎曰蹢蹄也天將雨則豕進涉水波孔曰釋詁烝進也言進涉是訓烝爲進也毛以月離于畢爲雨徵類之則此亦雨徵也故云天將大雨則豕進涉波水矣竝爲雨徵言役人遇雨之勞苦也畢濁直角反也釋天噣謂之畢李巡曰噣噣陰氣觸起陽氣必止故曰畢畢止也○濁一作噣依史記訂正月離陰星則雨孔曰以畢爲月所離而雨是陰雨之星故謂之陰星洪範星有好風星有好雨者卽此畢是○漢書天文志月失節度而安行出陽道則旱風出陰道則陰雨箕在東南爲風月去中道移而東北入箕若東南入軫則多風西方爲雨雨少陰之位也月失中道移而西入畢則多雨故詩曰月離于畢俾滂沱矣言多雨也○史記昔夫子當行使弟子持雨具已而果雨弟子問曰夫子何以知之夫子曰詩不云乎

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昨莫月不宿畢乎○祁按滂沱連綿字說文滂沛也爾雅注江水溢出爲沱是沱有溢義故滂沱爲大雨貌○嚴曰不皇他者愁苦極而智慮廢惟雨是憂耳尚能講求制勝之事乎○錢澄之曰言東征之士深入苦雨扶病不暇其不能克敵可知郝氏謂風雨則失天時險遠則失地利久役則失人和君不仁而好戰亾可立待矣漸漸以下三篇悽愴衰颯亾國之音也

漸漸之石四章章六句朱曰賦也

苕音條之華大夫閔時也幽王之時西戎東夷交侵中國師旅竝起因之以饑饉君子閔周室之將亾傷己逢之故作是詩也

苕之華芸其黃矣心之憂矣維其傷矣

興也李公凱曰周室將衰如苕華之將落芸然而黃不能久矣苕陵苕也釋草苕陵苕黃

華蘽白華芟舍人注別華色之異名○胡曰卽今之陵霄花色赭黃將落則黃陳曰芸者扢之假借扢落也

苕之華其葉青青知我如此不如無生

華落葉青青然李樗曰苕之華盛則黃至於黃則落矣其葉青青言華落則惟見其葉以見周室之衰亦如此華也○季本曰不意所遇之世如此不如無生謂生則不忍見也

牂子桑反羊墳首三星在罶音柳人可以食鮮可以飽補首反

牂羊牝羊孔曰釋畜云羊牡羒牝牂故知牂羊牝羊也墳大也釋詁文罶曲梁也寡婦之笱也詳魚麗牂羊墳首言無是道也郝懿行曰羒同墳言高大也牝羊而牡首故言無是道○陳曰牝者雖有角不能如牡之大○鄭曰喻周室已衰求其復興不可得也三星在罶言不可久也鄭曰喻周將亾如三星之光耀見於

魚罶之中其治日少而亂日多和按此亦發明興義
夫斯須也　也治日少故望周室
之復興如望牂墳首望其生乳皆必無之事亂日多
故國祚不可久延如三星之在罶須臾而已人可以
食鮮可以飽則又言所以召亂也故由於民不飽食
序所云因之以饑饉也自古亡國之塗如出一轍飢
寒迫身雖父母不能有其子君安能有其民哉易林
云牂羊肥首君子不飽年饑孔荒士民危殆義與毛
同也

苕之華三章章四句

何草不黃下國刺幽王也四夷交侵中國背叛用兵
不息視民如禽獸君子憂之故作是詩也

何草不黃何日不行戸郎反　何人不將經營四方

言萬民無不從役陳曰爾雅玄黃病也卷耳傳馬病
則玄黃草病亦謂之玄黃大戴禮

草木蔫黃蔫與玄疊韻玄與黃雙聲是合二字成義詩人偶分屬上下章耳○李樗曰何日不行一歲之中無日不行何人不將一國之中無人得免戰爭之苦也○呂記引董氏曰將亦行也○昶按幽王之時民食不飽猶自以爲經營四方用兵不息徒促其亾耳

何草不玄胡勻反何人不矜音憐哀我征夫獨爲匪民

昶按玄黃者寫草木搖落慘悽之象是比體非以草病起興草病比人之病也○段曰鴻鴈傳矜憐也苑柳傳矜危也言夫人而危困可憐

匪兕匪虎率彼曠野神與反哀我征夫朝夕不暇音豫

兕虎野獸也孔曰以役人不宜在野故言視民如禽獸也許愼云兕野牛其皮堅厚可爲鎧兕虎比戰士○王念孫曰匪彼也言彼兕彼虎則率彼曠野矣哀我征夫何亦朝夕於野而不暇乎○史記孔子知弟子有愠心乃召子路而問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爲於此

有芃音蒙者狐率彼幽草有棧士板反之車行彼周道

芃小獸貌馬叙倫曰說文芃草盛皃毛訓小獸貌者言其毛盛如草之盛○陳曰對兕虎言故以狐爲小獸伐木傳幽深也周語野無奧草注奧深也○鄭曰狐草止故以比棧車輦者棧車役車也李黼平曰唐風役車毛不爲傳此以棧車爲役車者說文棧棚也竹木之車曰棧然則以竹木爲棚故謂之棧車民閒常用以供役故謂之役車○輔廣曰芃之華言國家之衰微時物之彫耗人民不聊其生天運窮矣何草不黃言士民役使之繁數征行之勞苦上之人視之與禽獸無異人事極矣周室至是無可爲矣此黍離之所以降爲國風也

何草不黃四章章四句昶按比也○朱公遷曰自菀柳至此其詩多似風體雅降爲風亦有其漸歟

魚藻之什十四篇六十二章三百二句

詩毛氏學二十二終